

中医,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金矿

健康讲堂

主讲人：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委员会常委、副主任委员、金华艾克医院院长：孙尚见

没想到专家对我们的评价这样高

问：去年，卫生部、科技部等16个部委联合发布文件，强调要推动中医药继承创新。金华艾克医院作为一家有20年历史的中医肿瘤专科医院，目前拥有国内多家中医肿瘤专科医院，上海建起了大型的现代化制药厂，并在国内多个地方建立了中药基地，成为国内有相当影响的民营医疗机构。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委员会全国只有15个常委名额，浙江两个名额，艾克医院占了一名，并参与中医肿瘤治疗的临床标准制定，学术论文也在国家一级专业期刊发表，这些都说明在中医肿瘤治疗领域，你们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地位。今天我们要问的是，你们在肿瘤治疗探索中，有过一些什么样的创新？能不能从治则上先谈起？

答：还是先听听别人怎么评价吧。

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、中医治则治法研究室主任、中国药典委员会执行委员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审评专家、博士生导师周超凡教授，是全国第七、八、九、十届政协委员。政协委员有个任务，就是每年全国搞调研，所以全国中医系统的医疗机构他跑得很多，民营的、公立的，看了很多，他很奇怪我们艾克能搞得那么大，说国内没有。他说，有一个规律，凡是能够在西医院边上生存的中医医疗机构，门诊部、中医生，那一定是有特长的，不然老早就被西医“吃掉”了。他了解我们医院后，是这样说的：“艾克医院有真家伙，没有真家伙它不可能做大。你看这些病人许多是从医疗先进地区上海等地赶过来的。他们做大，病人多的奥秘就是两个字：独特！治则独特，治法独特。像他们这样治疗肿瘤、肝硬化，在其他地方我没有看到过；配方独特，用药独特。很多中药的用法、用量你是想不到的。现在医院里开太平方的医生太多啦，不敢创新，而民营医院要生存、发展，就必须创新。”

专家对我们这样高的评价，之前根本想也不敢想。什么创新？其实当时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。我们民营医院，生存空间很小，我脑子里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怎么能够活下去，碰到困难了怎么办？到现在也还是这样。

一切都是被逼出来的

问：怎么个被逼法呢？

答：1990年，我父亲得了晚期肝腹水，最厉害的西药用上去，小便仍然“滴滴达达”的，解不出来啊。当时父亲那个样子，肚子胀得像青蛙肚，冷丁打下去也止不住痛，痛得他把舌头的血都咬了出来，痛得从床上爬到沙发上，再从沙发爬到地上。最后爬不动了，西医明确讲，你父亲活不过几天了。

那时我正在学中医，就请我师傅过来看看。

师傅一看，也非常为难，说现在这个情况比较难弄，因病人比较虚弱，攻又不好攻，补又不好补。如果慢慢调理，病势又这么凶猛。

我问：“师傅，小柴胡汤加减行不行？”

小柴胡汤是一个扶正驱邪的名方。师傅平时着重扶正，试着用小柴胡汤加黄芪开了一方。结果吃了以后，痛得更厉害。师傅连忙改方，改成了小柴胡汤加大黄，这次是攻下。

还是没有明显改善。父亲在床上痛得死去活来，就像是鱼放在锅里烤，那种样子真不如死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觉得父亲快不行了，家里人也哭了，我妹妹说：“这么痛苦的话，还是给爸爸打一针甲氨磷，让他走掉算了。”

面对躺在床上挣扎的父亲，我心里想，腹水还好办，痛苦的根源是肿瘤，一定要把肿块消掉才行。如果不消掉，哪怕缩小到芝麻点大，三年五年一过，芝麻又会成长成西瓜。宝剑总是悬在头

顶上，怎么吃得消呢？病人吃不消家属也吃不消。

那天晚上我就在想，父亲的肿块相当大，手都摸得到；又这么硬，摸上去像磨盘一样高低不平，推也推不动。这么大一个肿块，要把它一下子消掉比较难。它根本的难点就在这里：硬，硬就消不掉！

那就让它变软？根本前提是要软化这个肿块，不软化要消掉不可能。只有不断地软化软化，软成肝一样才行。

软坚，这是肿瘤治则的第一步——现在回过头去想想，肿瘤治疗在治则上包括软坚，我们在国内应该还是比较早就采用的。

问：第二步是什么？

答：第二步的认识，也跟我父亲那场病有关，就是情志对于肿瘤方面的影响。这一治则的确立，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创新。但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肿瘤治疗中对病人情志是应该充分重视的。我们有句话：“要让肿瘤病人感到自己像皇帝一样。”

中医治则里面都讲到，治病要治本，治本要求因。那当时我就去问我妈，我爸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人，说倒就倒了？

我妈跟我讲，祸起于4个月前。4个月前，父亲去天台买小猪，当时猪种价格是6元钱一公斤，父亲买了40公斤重的一只小猪，一共240元钱。父亲高高兴兴买好了猪，用拖拉机拉回来了。到了村口，其他几个人把猪一只只赶下来，我爸那只猪赶不动，再一翻，死了。

父亲就傻站在那里，呆掉了。邻居叫我妈快去看看，说我爸爸跟木桩一样站在那里。

那天半夜，他突然坐起来，说胸闷，右腹部这个地方有点痛。我妈就叫他去看病，他知道家里没钱，不肯去看。躺了一个星期，天天隐隐约约地痛，我妈就硬拉他到镇卫生院去看。配了点胃痛的药，这样挨了几个月，就真的痛起来了。

从我父亲的事情来看，他的生气、难过，这是疾病的病因。中医学从《内经》开始，历来都有关于精神因素引发疾病的实例记载。长期心理不平衡，是导致肿瘤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多思多虑，内向，爱生闷气，不顺心，受到过打击，长期心情压抑，导致“五志之火煎迫为患”。

我后来给父亲看舌相，他的舌头是很紫的。舌头紫，中医讲有两种原因：一种是气滞血淤，还有一个是说明内脏有毒聚集。他的脉是弦洪，弦应在肝部。那我想，病因是忧郁，那就应该解忧郁；有淤血，我认为要破淤活血；有毒聚集，那就要排毒。

你看看，这个治则慢慢就明确起来了，首先要软坚，再就是要解郁，还要破淤、排毒。

后来，我创办艾克医院时，国内用中医方法治疗肿瘤的门诊和医院，我都尽可能地深入了解和研究。我们院内有一个主任医师组成的专家组，专门研究别人的长处，结果发现扶正祛邪法、以毒攻毒法都各有优点和局限。比如以毒攻毒法，见效是快，但复发也快，副作用比较大。试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就放弃了。

在至少接诊了10多万病例后，我们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则治法，用攻下败毒、排毒法来驱除人体内的邪气；用软坚药使肿块变软，变软后肿块再经过破淤活血药的破散作用慢慢消散，自始至终重用解郁的药物，让病人气血和畅。

我为什么会坚持只做中医

问：从治则的确定，到治法的确定，又是怎么一个过程？

答：治法的创新，这也是教科书上没有的，我只能自己摸着走。从治则到治法的确定，形成实践，前后花了我10多年时间吧。

这20年来，我还是主张用整体观念看待肿瘤，坚持从解郁、软坚、破淤、排毒的药物中寻找治疗肿瘤的有效方法。

我这样做，与我大学时代碰到过的一件事情有关。

当时，我大学同班同学在省内大医院住院，四五个月后出现了腹水，然后就反复地抽。抽到后来，医生说不抽了。这个时候，我同学也意识到要完了，就给了我10元钱，说：“做一个人不容易，我要享受一下。”可怜啊，其实他就想买一件新衬衫穿穿。



穿上新衬衫后的第3天，主治医师找我们谈话，说后天下午三点钟之前要出院。我说病没看好怎么出院？医生说：“胚胎性横纹肌肉瘤，是罕见病例，我们能够做到确诊这一步就已经不容易了。病灶在心脏附近，我们是顶着危险在给他穿刺，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了。”

我退一步说：“癌症治不了，把他的腹水治好吧，让他能好过一些。”

医生说：“哪里能治得好腹水？我告诉你，腹水比癌还难治。”

同学就求我：“尚见，我的肚子要胀破了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吧！”

磐安大雾山有个医生能治鼓胀，到了那里，老头说，他不会治癌，他治的是鼓胀病（相当于肝硬化腹水）。我说我爬山都爬了两里多路，你就给个药吧。他就弄了3个毛竹筒，灌了一些泥浆水一样的那个药，再给了我一张方子：泽兰10克、泽泻10克、半夏10克、白术10克、麦芽10克、车前子15克、槟榔10克、枳实10克、瞿麦15克、商陆6克（注意：方子未经反复试验，请勿试用）。主要就是这几味药。我拿回来以后，把这个药交给同学的哥哥。

过了一个月，他哥哥电话打来了，说弟弟前几天解了两袋孟的小便出来，现在肚子扁了。又过了两个月我再去看他，人瘦得跟晒干的蛤蟆一样，轻轻一抱，就抱起来了。但因为腹水消掉，就有条件动手术了。后来他去了上海肿瘤医院做手术，开刀以后还活了11个月。

这件事情给我的震动很大，一种医学认为不可能的事情，换一种医学还是有可能的。中药，民间的一些偏方，可能对肿瘤还是有意想不到的作用。这也是我这几年来只坚持中医的原因。

源自民间的智慧

问：在用药，还有在药物的配伍上，艾克医院一向是“与众不同”的。这种独特而大胆的做法来自哪里？是经验，还是创新？

答：肿瘤有很多超出人们想象的东西，甚至是经典的医学书上都不曾提及的。艾克医院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该大胆用药时毫不犹豫。

许多人认为，中医只能在治疗某些慢性病上有效。但我认为，中药中的软坚药和解郁药对于促进肿瘤的软化以至于消失大有帮助。软坚药可以使肿块变软，它是以一种绳锯木断、慢慢消磨的作用方式把肿块变软，变软的肿块经过破淤活血药的破散作用易于把肿块消散掉。

在用药的创新上，开始是怎么组这个方呢？

我们先分析经方：一张桂枝茯苓丸、一张大黄蛰虫丸、一只鳖甲软肝汤……这样四五个方子，我们一个个分析，都不符合我们的要求。比如桂枝茯苓丸太弱，根本撼动不了一个巨大的肿块。那么，该到哪里去找呢，我们也查了一些名医家的验方，跟我们的治则都不是很一致。

我想来想去，就到民间去找吧。我的想法是：我那个同学的药方是从民间找来的。我还有

一个想法是：中医有各个流派，华佗有华佗的说法，朱丹溪、张仲景、张子和他们都有自己的学派，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，各有自己的专长。这相当于现在文艺界里面的，你是搞京剧的、你是河北梆子的、你是越剧的、你是黄梅戏的。就好比张仲景，他的职务是太守，他是官，他的理论就被官方采纳，然后沿用至今。但那些没被采纳的，华佗的、扁鹊的就不如张仲景吗？民间的奇人异事，他们手里的各种奇方验方，难道就不能采纳了吗？

最后，这张方子来得也比较奇特。

那时候在跟我谈恋爱的女朋友，他们家上面4代都是当地很有名的名中医，特别擅长治疗无名肿毒。那天她妈妈捡了一柳条筐的书，准备拿去烧掉。我有个爱好，就是喜欢古老的东西。看到铜板、旧的币呀，古董啊，我都喜欢收集起来。看到她妈妈在烧书就随手捡了一本过来，却是本医书。随便翻翻，发现其中有个怎么治疗痔疮的方子：用甘草，用常流水九煎九干，研极细粉，擦在痔疮上有效。简直是开玩笑，这不是“迷信”嘛！书一扔我就不理它了。

我父亲生病后，万般无奈下我四处找方子。在这本破书里翻来翻去，又翻出有个方，里面记载了一个泥水匠，脉相弦长，舌头是紫色的，其他症状的描述几乎一样。我一看，病情跟我父亲差不多，这只方子的组成，跟我的治则也很吻合。

方子里，有一个药是旋覆花。这个药我查了以后发现它有一个化痰的功效，能化老痰、顽痰、无形之痰。但旋覆花是有副作用的，《珍珠囊赋》里面记载：“虚人忌食之，食之如杀人。”还有一味是土狗，土狗就是田里面钻洞的一种小昆虫，此物具有开水路、利水之功。这个方里面还有一味药，叫三棱。这个药是比较厉害的，它的药力比较峻猛。我把这个方子弄好之后，想了一想，又在这个原方上加了一个天葵子。我觉得这个天葵子具有排毒、清热的作用。

我把这个方子给师傅看了一遍，师傅吓住了，他说你要给他吃这个药，那我要先走了。这个药下去，肿块要是不破，但肝也要破掉了。我发了狠想，这样子的痛苦，不如试一试，反正不试也是个死。

那个药，我亲手煎起来，但我不敢送。想来想去，就叫我姨妈送。送去后，过了50分钟她还没回来。从我住的地方到医院的操场，平时15分钟总能走到，我心想，如果出事了，跑步回来报信应该早到了，现还没回来报信是怎么回事呢——还是过去看看吧。结果这15分钟我走了40分钟。我跟鸡走路一样，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过去。

父亲吃了6个多月，B超做出来好了。所以你看，我的这个治法则是很有用的，但这是被逼出来的。

我觉得中医本身好比一座金矿，只要你努力去开采，就一定可以挖到金子。